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

春濃花豔佳人膽，月黑風高壯士心。 講論只憑三寸舌，秤奇天下淺和深。

話說山東襄陽府，唐時喚做山南東道。這裏陽府城中，一個員外姓萬，人叫做萬員外。這個員外，排行第三，人叫做萬三官人。在襄陽府市心裡住，一壁開著乾茶鋪，一壁開著茶坊。家裡一個茶博士，姓陶，小名叫做鐵僧。自從小時縮著角兒，便在萬員外家中掉盞子，養得長成二□餘歲，是個家生孩兒。當日茶市罷，萬員外在布簾底下，張見陶鐵僧這廝樂四□五見錢在手裡。萬員外道：「且看如何？」原來茶博士市語，喚做「走州府」。且如道市語說「今日走到餘杭縣」，這錢，一日只稍得四□五錢，餘杭是四□五里；若說一聲「走到平江府」，早一日稍三百六□足。若還信腳走到「西川成都府」，一日卻是多少裡田地！萬員外望見了，且道：「看這廝如何？」只見陶鐵僧樂了四五□錢，鷹覷鵲望，看布簾裡面，約莫沒人見，把那見錢懷中便撈。

萬員外慢騰騰地掀開布簾出來，櫃身裡凳子上坐地，見陶鐵僧舒手去懷裡摸一摸，喚做「自搜」，腰間解下衣帶，取下布袱，兩隻手提住布袱角，向空一抖，拍著肚皮和腰，意思問分說：教萬員外看道，我不曾偷你錢。萬員外叫過陶鐵僧來問道：「方纔我見你樂四五□錢在手裡，望這布簾裡一望了，便撈了。你實對我說，錢卻不計利害。見你解了布袋，空中抖一抖，真個瞞得我好！你這錢藏在那裡？說與我，我到饒你；若不說，送你去官司。」陶鐵僧又大姆指不離方寸地道：「告員外，實不敢相瞞，是有四五□錢，安在一個去處。」那廝指道：「安在掛著底浪蕩燈鐵片兒上！萬員外把凳兒站起腳上去，果然是一堆兒，安著四五□錢。萬員外復身再來凳上坐地，叫這陶鐵僧來回道：「你在我家裡幾年？」陶鐵僧道：「從小裡，隨先老底便在員外宅裡掉茶盞抹托子。自從老底死後，罪過員外收留，養得大，卻也有□四五年。」萬員外道：「你一日只做偷我五□錢，□日五百，一個月一貫五百，一年□八貫，□五來年，你偷了我二百七□貫錢。召集不欲送你去官司，你且閒休！」當下發遣了陶鐵僧。這陶鐵僧辭了萬員外，收拾了被包，離了萬員外茶坊裡。

這陶鐵僧小後生家，尋常和羅槌不曾收拾得一個，包裹裡有得些個錢物，沒□日都使盡了。又被萬員外吩咐盡一襄陽府開茶坊底行院，沒討飯吃處。當時正是秋間天色，古人有一首詩道：

柄柄芰荷枯，葉葉梧桐墜。  
細雨灑霏微，催促寒天氣。  
蛩吟敗草根，雁落平沙地。  
不是路途人，怎知這滋味。

一陣價起底是秋風，一陣價下的是秋雨。陶鐵僧當初只道是除了萬員外不要得我，別處也有經紀處；卻不知吃這萬員外都吩咐了行院，沒討飯吃處。那廝身上兩件衣裳，生絹底衣服，漸漸底都曹破了；黃草衣裳，漸漸底卷將來。曾記得建康府申二官人有一詞兒，名喚做《鷓鴣天》：

黃草秋深最不宜，肩穿袖破使人悲。領單色舊襖先卷，怎奈金風早晚吹。才掛體，皺雙眉。出門羞覩見相知。鄰家女子低聲問，覓與奴糊隔帛兒。

陶鐵僧看著身上黃草布衫卷將來，風颼颼地起，便再來周行老家中來。心下自道：「萬員外忒恁地毒害！便做我拿了你三五□錢，你只不使我便了。『那個貓兒不偷食？』直吩咐盡一襄陽府開茶坊底教不使我，致令我而今沒討飯吃處。這一秋一冬，卻是怎地計結？做甚麼是得？」正恁地思量，則見一個男女來行老家中道：「行老，我問你借一條匾擔。」那周行老便問道：「你借匾擔做甚麼？」那個哥哥道：「萬三員外女兒萬秀娘，死了夫婿，今日歸來。我問你借匾擔去挑籠仗則個。」陶鐵僧自道：「我若還不被趕了，今日我定是回去搬擔，也有百□錢撰。」當時越思量越煩惱，轉恨這萬員外。陶鐵僧道：「我如今且出城去，看這萬員外女兒歸，怕路上見他，告這小娘子則個。怕勸得他爹爹，再去求得這經紀也好。」陶鐵僧拽開腳出這門去，相次到五里頭，獨自行。身上又不齊不整，一步懶了一步。正恁地行，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叫道：「鐵僧，我叫你。」回頭看那叫底人時，卻是：

人材凜凜，螭E翻地軸鬼魔王；容貌堂堂，撼動天關夜叉將。

陶鐵僧唱喏道：「大官人叫鐵僧做什麼？」大官人道：「我幾遍在你茶坊裡吃茶，都不見你。」鐵僧道：「上復大官人，這萬員外不近道理，趕了鐵僧多日。則恁地趕了鐵僧，兀自來利害，如今直吩咐一襄陽府開茶坊行院，教不得與鐵僧經紀。大官人看，鐵僧身上衣裳都破了，一陣秋風起，飯也不知在何處吃？不是今秋餓死，定是今冬凍死。」那大官人問道：「你如今卻那裡去？」鐵僧道：「今日聽得說萬員外底女兒萬秀娘死了夫婿，帶著一個房臥，也有數萬貫錢物，到晚歸來。欲待攔住萬小娘子，告他則個。」大官人聽得，道是：

入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

大官人說：「大丈夫，告他做什麼？把似告他，何似自告！」自便把指頭指一個去處，叫鐵僧道：「這裡不是說話處，隨我來。」兩個離了五里頭大路，入這小路上來。見一個小小地莊舍寂靜去處，這座莊：

前臨剪徑道，背靠殺人岡。遠看黑氣冷森森，近視令人心膽喪。料應不易孟嘗家，只會殺人並放火。

大官人見莊門閉著，不去敲那門，就地上捉一塊磚兒，撒放屋上。頃刻之間。聽得裡面掣玷抽擗，開放門，一個大漢出來。看這個人兜腮卷口，面上刺著六個大字。這漢不知怎地，人都叫他做大字焦吉。出來與大官人廝叫了，指著陶鐵僧問道：「這個易甚人？」大官人道：「他今日看得外婆家，報與我是好一拳買賣。」三個都人來大字焦吉家中。大官人腰裡把些碎銀子，教焦吉買些酒和肉來共吃。陶鐵僧喫了，便去打聽消息，回來報說道：「好教大官人得知，如今籠仗什物，有二□來擔，都搬入城去了。只有萬員外的女兒萬秀娘與他萬小員外，一個當直喚做周吉，一擔細軟頭面金銀錢物籠子，共三個人，兩匹馬，到黃昏前後到這五里頭，要趕門入去。」大官人聽得說，三人把三條樸刀，叫：「鐵僧隨我來。」去五里頭林子前等候。

果是黃昏左右，萬小員外和那萬秀娘，當直周吉，兩個使馬的，共五個人，待要入城去。行到五里頭，見一所林子，但見：

遠觀似突兀訟E頭，近看似倒懸兩腳。

影搖千尺龍蛇動，聲撼半天風雨寒。

那五個人方纔到林子前，只聽得林子內大喊一聲，叫道：「紫金山三百個好漢且未消出來，恐怕唬了小員外共小娘子！」三條好漢，三條樸刀。唬得五個人頂門上蕩了三魂，腳板下走了七魄。兩個使馬的都走了，只留下萬秀娘、萬小員外、當直周吉三人。大漢道：「不壞你性命，只多留下買路錢！」萬小員外教周吉把與他。周吉取一錠二□五兩銀子把與這大漢。那焦吉見了道：「這廝，卻不叵耐你！我們卻只直你一錠銀子！」拿起手中樸刀，看著周吉，要下手了。那萬小員外和萬秀娘道：「如壯士要時，都去不妨。」大字焦吉擔著籠子，卻待入這林子去，只聽得萬小員外叫一聲道：「鐵僧，卻是你來劫我！」唬得焦吉放了擔子道：「卻不利害！若放他們去，明日襄陽府下狀，捉鐵僧一個去，我兩個怎地計結？」都趕來看著小員外，手起刀舉，道聲：「著！」

身如柳絮飄颻，命似藕絲將斷。

大字焦吉一下樸刀殺了萬小員外和那當直周吉，拖這兩個死屍入林子裡面去，擔了籠仗。陶鐵僧牽了小員外底馬，大官人牽了萬秀娘底馬。萬秀娘道：「告壯士，饒我性命則個！」當夜都來焦吉莊上來。連夜敲開酒店門，買些個酒，買些個食，喫了。打開籠仗裡金銀細軟頭面物事，做三分：陶鐵僧分了一份，焦吉分了一份，大官人也分了一份。這大官人道：「物事都分了，萬秀娘卻

是我要，待把來做個札寨夫人。」當下只留這萬秀娘在焦吉莊上。萬秀娘離不得是把個甜言美語，嚙持過來。

在焦吉莊上不則一日，這大官人無過是出路時搶金劫銀，在家時飲酒食肉。一日大醉，正是：

三杯竹葉穿心過，兩朵桃花臉上來。

萬秀娘問道：「你今日也說大官人，明日也說大官人，你如今必竟是我底丈夫。犬馬尚分毛色，為人豈無姓名？敢問大官人姓名甚誰？」大官人乘著統興，就身上指出一件物事來道：「是。我是襄陽府上一個好漢，不認得時，我說與你道，教你：頂門上走了三魂，腳板下蕩散七魄！」掀起兩隻腿中間朱刺著的文字，道：「這個便是我姓名，我便喚做□條龍苗忠。我卻說與你。」原來是：

壁間猶有耳，窗外豈無人

大字焦吉在窗子外面聽得，說道：「你看我哥哥苗大官人，卻沒事說與他姓名做甚麼？」走入來道：「哥哥，你只好推了這牛子休！」原來強人市語喚殺人做「推牛子」。焦吉便要教這□條龍苗忠殺了萬秀娘，喚做：

斬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；斬草若不除根，春至萌芽再發。

苗忠那裡肯聽焦吉說，便向焦吉道：「錢物平分，我只有這一件偏倍得你們些子，你卻恁地吃不得，要來害他。我也不過只要他做個札寨夫人，又且何妨！」焦吉道：「異日卻為這婦女變做個利害，卻又不壞了我！」

忽一日，等得苗忠轉腳出門去，焦吉道：「我幾回說與我這哥哥，教他推了這牛子，左右不肯。把似你今日不肯，明日又不肯，不如我與你下手推了這牛子，免致後患。」那焦吉懷裡和鞞掖著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刃薄八字尖刀，走入那房裡來。萬秀娘正在房裡坐地，只見焦吉掣那尖刀執在手中，左手掙住萬秀娘，右手提起那刀，方欲下手。只見一個人從後面把他腕子一捉，捉住焦吉道：「你卻真個要來壞他，也不看我面！」焦吉回頭看時，便是□條龍苗忠。那苗忠道：「只消叫他離了你這莊裡便了，何須只管要壞他？」當時焦吉見他恁地說，放下了。當日天色晚了：

紅輪西墜，玉兔東生。佳人秉燭歸房，江上漁翁罷釣。螢火點開青草面，蟾光穿破碧雲頭。

到一更前後，苗忠道：「小娘子，這裡不是安頓你去處。你須見他們行坐時只要壞你。」萬秀娘道：「大官人，你如今怎地好！」苗忠道：「容易事。」便背了萬秀娘，夜裡走了一夜，天色漸漸曉，到一所莊院。苗忠放那萬秀娘在地上，敲那莊門，裡面應道：「便來。」不移時，一個莊客來。苗忠道：「報與莊主，說道苗大官人在門前。」莊客人去報了莊主。那莊中一個官人出來。怎地打扮？且看那官人：

背繫帶磚項頭巾，著門花青羅襪子，腰繫襪頭襠褲，腳穿時樣絲鞋。

兩個相揖頭，將這萬秀娘同來草堂上，三人分賓主坐定。苗忠道：「相煩哥哥，甚不合寄這個人在莊上則個。」官人道：「留在此間不妨。」苗忠向那人同喫了幾碗酒，吃些個早飯，苗忠掉了自去。那官人請那萬秀娘來書院裡，說與萬秀娘道：「你更知得一事麼？□條龍苗大官人把你賣在我家中了。」萬秀娘聽得道，簌簌地兩行淚下。有一首《鷓鴣天》，道是：

碎似真珠顆顆停，清如秋露臉邊傾。灑時點盡湘江竹，感處曾摧數里城。思薄倖，憶多情，玉纖彈處暗銷魂。有時看了鮫鮓上，無限新痕壓舊痕。

萬秀娘哭了，口中不說，心下尋思道：「苗忠底賊！你劫了我錢物，殺了我哥哥，又殺了當直周吉，奸騙了我身己，剗地把我來賣了！教我如何活得？」則好過了數日。當夜天昏地慘，月色無光。各自都去睡了。

萬秀娘移步出那腳子門，來後花園裡，仰面觀天禱祝道：「我這爹爹萬員外，想是你尋常不近道理，而今教我受這折罰，有今日之事。苗忠底賊！你劫了我錢物，殺了我哥哥，殺了我當直周吉，騙了我身己，又將我賣在這裡！」就身上解下抹胸，看著一株大桑樹上，掉將過去道：「哥哥員外陰靈不遠，當直周吉，你們在鬼門關下相等我。生為襄陽府人，死為襄陽府鬼。」

欲待把那頸項伸在抹胸裡自吊，忽然黑地裡隱隱見假山子背後一個大漢，手裡把著一條樸刀，走出來指著萬秀娘道：「不得做聲！我都聽得你說底話。你如今休尋死處，我教你出去，不知如何？」萬秀娘道：「恁地時可知道好。敢問壯士姓氏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我姓尹名宗。我家中有八□歲的老母，我尋常孝順，人都叫做孝義尹宗。當初來這裡，指望偷些個物事，賣來養這八□歲底老娘。今日卻限撞著你，也是『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』，教你出去。卻無他事，不得慌。」把這萬秀娘一肩肩到圍牆根底，用力打一簞，萬秀娘騎著牆頭，尹宗把樸刀一點，跳過牆來，接這萬秀娘下去。一背背了，方纔待行，則見黑地裡把一條筆頭槍看得清，喝聲道：「著！」向尹宗前心便擡將來，戳折地一聲響。這漢是圍牆外面巡邏的，見一個大漢把條樸刀，跳過牆來，背著一個婦女，一筆頭槍擡將來。黑地裡尹宗側身躲過，一槍擡在牆上，正搖索那槍頭不出。尹宗背了萬秀娘，提著樸刀，腳步便走。

相次走到尹宗家中，尹宗在路上說與萬秀娘道：「我娘卻是怕人，不容物。你到我家中，實把這件事說與我娘道。」萬秀娘聽得道：「好。」巴得到家中，尹宗的娘聽得道：「兒子歸來。」那婆婆開放門，便著手來接兒子，將為道獨生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喜歡，則見兒子背著一個婦女。「我教你去偷些個物事來養我老，你卻沒事背這婦女歸來則甚？」那尹宗喫了三四柱杖，未敢說與娘道。萬秀娘見那婆婆打了兒子，肚裡便怕。尹宗卻放下萬秀娘，教他參拜了婆婆。把那前面話對著道：「何不早說？」尹宗便問娘道：「我如今送他歸去，不知如何？」婆婆問道：「你而今怎地送他歸去？」尹宗道：「路上一似姊妹，解房時便說是哥哥妹妹。」婆婆道：「且待我來教你。」即時走入房裡，去取出一件物事。婆婆提出一領千補萬衲舊紅衲背心，披在萬秀娘身上。指了尹宗道：「你見我這件衲背心，便似見娘一般，路上且不得胡亂生事，淫污這婦女。」萬秀娘辭了婆婆。尹宗背上背著萬秀娘，迤邐取路，待要奔這襄陽府路上來。

當日天色晚，見一所客店，姊妹兩人解了房，討些飯喫了。萬秀娘在客店內牀上睡，尹宗在牀面前打鋪。夜至三更前後，萬秀娘在那牀上睡不著，肚裡思量道：「荷得尹宗救我，便是我重生父母，再長爺娘一般。只好嫁與他，共做個夫妻謝他。」萬秀娘移步下牀，款款地搖覺尹宗道：「哥哥，有三二句話與哥哥說。妾荷得哥哥相救，拿起樸刀在手，道：「你不可胡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尹宗見說，拿亂。」萬秀娘心裡道：「我若到家中，正嫁與他。尹宗定不肯胡亂做些個。」得這尹宗卻是大孝之人，依娘言語，不肯胡行。萬秀娘見他焦躁，便轉了話道：「哥哥，若到襄陽府，怕你不須見我爹爹媽媽。」尹宗道：「只是恁地時不妨。來日到襄陽府城中，我自回，你自歸去。」到得來日，尹宗背著萬秀娘走，相將到襄陽府，則有得五七里田地。正是：

遙望樓頭城不遠，順風聽得管絃聲。

看看望見襄陽府，平白地下一陣雨：

雲生東北，霧湧西南。須臾倒甕傾盆，頃刻懸河注海。

這陣雨下了不住，卻又沒處躲避。尹宗背著萬秀娘落路來，見一個莊舍，要去這莊裡躲雨。只因來這莊裡，教兩人變做：

青雲有路，翻為苦楚之人；白骨無墳，變作失鄉之鬼。

這尹宗分明是推著一車子沒興骨頭，入那千萬丈琉璃井裡。這莊卻是大大焦吉家裡。萬秀娘見了焦吉那莊，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焦吉見了萬秀娘，又不敢問，正恁地躊躇。則見一個人喫得八分來醉，提著一條樸刀，從外來。萬秀娘道：「哥哥，兀底便是劫了我底□條龍苗忠！」尹宗聽得道，提手中樸刀，奔那苗忠。當時苗忠一條樸刀來迎這尹宗。原來有三件事奈何尹宗不得：第一，是苗忠醉了；第二，是苗忠沒心，尹宗有心；第三，是苗忠是賊人心虛。苗忠自知奈何尹宗不得，提著樸刀便走。尹宗把一條樸刀趕將來，走了一里田地，苗忠卻遇著一堵牆，跳將過去。尹宗只顧趕將來，不知大字焦吉也把一條樸刀，卻在後面，把那尹宗壞了性命。果謂是：

螳螂正是遭黃雀，豈解堤防挾彈人！那尹宗一人，怎抵當得兩人！不多時，前面焦吉，後面苗忠，兩個回來。苗忠放下手裡樸刀，右子換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刃薄八字尖刀，左手拌住萬秀娘胸前衣裳，罵道：「你這個賤人！卻不是叵耐你，幾乎教我吃這大漢

壞了性命。你且吃取我幾刀！」正是：

故將挫王摧花手，來折江梅第一枝。

那萬秀娘見苗忠刀舉，生一個急計，一隻手托住苗忠腕於道：「且住！你好沒見識？你情知道我不識這個大漢姓甚名誰，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，不問事由，背著我去，恰好走到這裡。我便認得這裡是焦吉莊上，故意叫他行這路，特地來尋你。如今你倒壞了我，卻不是錯了！」苗忠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」把那刀來人了鞘，卻來啜醋萬秀娘道：「我爭些個錯壞了你！」正恁他說，則見萬秀娘左手押住苗忠，右手打一個漏風掌，打得苗忠耳門上似起一個霹靂，那苗忠：

睜開眉下眼，咬碎口中牙！

那苗忠怒起來，卻見萬秀娘說道：「苗忠底賊，我家中有八□歲底老娘，你共焦吉壞了我性命，你也好休！」道罷，僻然倒地。苗忠方省得是這尹宗附體在秀娘身上。即時扶起來，救得蘇醒，當下卻沒甚話說。

卻說這萬員外，打聽得兒子萬小員外和那當直周吉，被人殺了，兩個死屍在城外五里頭林子，更劫了一萬餘貫家財，萬秀娘不知下落。去襄陽府城裡下狀，出一千貫賞錢，捉殺人劫賊，那裡便捉得。萬員外自備一千貫，過了幾個月，沒捉人處。州府賞錢，和萬員外賞錢，共添做三千貫，明示榜文，要捉這賊，則是沒捉處。當日萬員外鄰舍一個公公，七□餘歲，養得一個兒子，小名叫做合哥。大怕道：「合哥，你只管躲懶，沒個長進。今日也好去上行些個『山亭兒』來賣。」合哥挑著兩個土袋，扭著二三百錢，來焦吉莊裡，問焦吉上行些個『山亭兒』，揀幾個物事。喚做：山亭兒、庵兒、寶塔兒、石橋兒、屏風兒、人物兒。買了幾件了。合哥道：「更把幾件好樣式底『山亭兒』賣與我。」大字焦吉道：「你自去屋角頭窗子外面自揀幾個。」當時合哥移步來窗子外面，正在那裡揀『山亭兒』，則聽得窗子裡面一個人，低低地叫道：「合哥。」那合哥聽得道：「這人好似萬員外底女兒聲音。」合哥道：「誰叫我？」應聲道：「是萬秀娘叫。」那合哥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萬秀娘說：「一言難盡，我被陶鐵僧領他們劫我在這裡。相煩你歸去，說與我爹爹媽媽，教去下狀，差人來捉這大字焦吉七□條龍苗忠，和那陶鐵僧。如今與你一個執照歸去。」就身上解下一個刺繡香囊，從那窗自籠子掉出，自人去。合哥接得，貼腰沉著，還了焦吉『山亭兒』錢，挑著擔子使行。僥吉道：「你這廝在窗子邊和甚麼人說話？」唬得合哥一似：

分開八面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

合哥放下『山亭兒』擔子，看著焦吉道：「你見甚麼，便說我和兀誰說話？」焦吉探那窗子裡面，真個沒誰。擔起擔子便走，一向不歇腳，直入城來，把一擔『山亭兒』和擔一時盡都把來傾在河裡，掉臂渾拳歸來。爺見他空手歸來，問道：「『山亭兒』在那裡？」合哥應道：「傾在河裡了。」問道：「擔子呢？」應道：「抑在河裡。」「匾擔呢？」應道：「掉在河裡。」大怕焦躁起來道：「打殺這廝，你是甚意思？」合哥道：「三千貫賞錢劈面地來。」大伯道：「是如何？」合哥道：「我見萬員外女兒萬秀娘在一個去處；」大伯道：「你不得胡說，他在那裡？」合哥就懷裡取出那刺繡香囊，教把看了，同去萬員外家裡。萬員外見說，看了香函，叫出他這媽媽來，看見了刺繡香囊，認得真個是秀娘手跡，舉家都哭起來。萬員外道：「且未消得哭。即時同合哥來州裡下狀。官司見說，即特差土兵二□餘人，各人盡帶著器械，前去緝捉這場公事。當時叫這合哥引著一行人，取苗忠莊上去，即時就公廳上責了限狀，唱罷暗，迤邐登程而去。真個是：

個個威雄似虎，人人猛烈如龍。兩具麻鞋，行纏搭膊，手中杖牛頭檔，撥互叉，鼠尾刀，畫皮弓，柳葉箭。在路上饑食渴仗，夜住宵行。才過杏花村，又經芳草渡。好似皂雕追紫燕，渾如俄虎趕黃羊。

其時合哥兒一行到得苗忠莊上，吩咐教眾緝捕人：「且休來，待我先去探問。」多時不見合哥兒回來，那眾人商議道：「想必是那苗忠知得這事，將身躲了。」合哥回來，與眾人低低道：「作一計引他，他便出來。」離不得那苗忠莊前莊後，打一觀看，不見蹤由。眾做公底人道：「是那苗忠每常間見這合哥兒來家中，如父母看待，這番卻是如何？」別商量一計，先教差一人去，用火燒了那苗忠莊，便知苗忠躲在那裡。苗忠一見土兵燒起那莊子，便提著一條樸刀，向西便走。做公底一發趕將來，正是：

有似皂雕追困雁，渾如雪鴉打寒鴻。那□條龍苗忠慌忙走去，到一個林子前，苗忠人這林子內去。方纔走得□餘步，則見一個大漢，渾身血污，手裡溺著一條樸刀，在林子裡等他，便是那吃他壞了性命底孝義尹宗在這裡相遇。所謂是：

功君莫要作冤仇，狹路相逢難躲避。苗忠認得尹宗了，欲待行，被他攔住路。正恁地進退不得，後面做公底趕上，將一條繩子，縛了苗忠並大字焦吉、茶博士陶鐵僧，解在襄陽府來，押下司理院。繃爬吊拷，一一勘正，三人各自招伏了。同日將大字焦吉、□條龍苗忠、茶博士陶鐵僧，押赴市曹，照條處斬。合哥便請了那三千貫賞錢。萬員外要報答孝義尹宗，差人迎他母親到家奉養。又去官中下狀用錢，就襄陽府城外五里頭，為這尹宗起立一座廟宇。直到如今，襄陽府城外五頭孝義廟，便是這尹宗底，至今古蹟尚存，香煙不斷。話名只喚做《山亭兒》，亦名《□條龍陶鐵僧孝義尹宗事跡》。後人評得好：

萬員外刻深招禍，陶鐵僧窮極行兇。

生報仇秀娘堅忍，死為神孝義尹宗。